

潮头品茗

冬日的晚上 10 点多似乎已是深夜,下了晚自习一个人走在冷清的路上,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扬扬地向大地飘洒着。路上少有行人,两旁的楼房偶有晚睡的人家窗户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穿过沉沉的夜色,随意而散淡,让人心一瞬间柔软起来,很自然想起了周密《夜归》里的句子:“夜深归客依筇行,冷磷依萤聚土塍。村店月昏泥径滑,竹窗斜漏补衣灯。”城市平阔的马路非“泥径”,不用“依筇行”;宽大的落地窗透出的光,也非“竹窗斜漏”的“补衣灯”,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这灯光依然是晚归人心里最温暖的风景……

母亲已离世多年,世间那个为我“补衣”的人走了。与她的相见只能在梦里,梦中无数次都是这样的情景:乡下的老屋,灯亮着,窗外几扇芭蕉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母亲在灯下做针线。火塘烧着火,火苗正欢快地舔着咕嘟冒气的茶壶,火塘的石沿上有烤好的洋芋或玉米,有时是搁着温着饭菜的碗钵……当我在现实中受了委屈,累了倦了的时候,就常做那些关于过去的梦,梦到乡下的老屋,梦到母亲,梦到那盏亮着的灯,也总是在梦醒后收拾心情,打扫一地鸡毛,一如既往地去操劳去付出,循环往复地去收割生活里的那些欢乐和辛苦。许多年就这样过来了,许多事也就这样过去了,原本不怎么平顺的人生也慢慢变得通达起来。我想这是母亲在另一世界遥遥指引,那盏宽厚仁爱的灯就一直亮在我的生命里。

母亲去世后父亲和我一起生活,夜里亮



着灯等我晚归的是父亲。我和孩子们下自习回来,他总是烧好热水,抽着早烟看电视等我们。屋里飘着草烟的味道,浓浓的,暖暖的,有些熏人,女儿说这是外公的味道。时光如水,静静流逝,一晃十多年过去,两个女儿先后远离在外求学,父亲已年近九旬,体力大不如前,习惯了早睡,无法久坐等我到深夜,但他一定会在睡前特意掘亮进门处的小筒灯给我照亮。父亲真的是老了,记性也越来越差,出门忘记带钥匙,进门忘记换鞋,手边的电视遥控器转手找不着,翻箱倒篋地找东西,有时不免絮絮叨叨地责怨,给他交代的事情转个身就忘记。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在我晚归时为我亮着进门处的灯。想起一个公益广告“一个患

老年痴呆的父亲几乎认不出亲人,一次在外吃饭当着一桌客人直接用手抓起盘子里两个饺子往衣兜里揣,嘴里喃喃地说‘这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一句画外音“有一天他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让我泪流满面……

生活上我尽心照顾好父亲,给他做合味碎软的饭菜,定时给他洗澡更衣,出门给他擦亮皮鞋,可是因为忙 在家好好陪他的时候真的不多。也许是寂寞,他总爱热闹,爱上街,爱走亲戚。每次外出回来他都会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橘子、一个糖果或是其他什么的吃食递给我,嘴上说着“这是 xx 给的,你吃!”,眼里全是温情。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也算老来得

女,他异常疼爱,给我取下乳名叫“宝珍”。早过不惑之年的我,在 88 岁的父亲那里还像个馋嘴的小女孩被宠溺,依然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宝珍”。

父亲老来性格越加平和,松弛的胖脸总是笑着,表情如孩子般地纯净明朗,闪着和善的光;宽宽的额上,深深地刻着皱纹;一条一条的纹理像是纵横田间的小路,每一道都是他走过的人生历程,每一沟都是一段流逝的岁月。岁月啊不会饶过任何人,退休前他作为一方的小小父母官,做了很多关乎民生的好事,赢得了老百姓的尊重爱戴。可也就这样老了,耳聋了,眼花了,腿脚还时常疼,夜里总要起来好多次上卫生间。听着他的脚步,迟缓而费力,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我不得不接受,有一天,终将有一天,他会像母亲一样离我而去,想到那个决绝的定律,那一场一定会到来的告别,心里不免无限伤感,曾对远方的女儿说:外公老了,走不动了,不知这盏灯还能为我亮多久?

女儿发来短信这样劝慰我:妈妈不要难过。不要想他能亮多久。灯都会灭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时为他添油,把灯芯拨亮,不让他被风吹雨打。有一天,他灭了,我们会想念他,但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尽全力去守护过。在这个雨雪霏霏的冬夜晚归,一路思绪纷飞,到家开门进去,门口的灯一如往常亮着,父亲早已睡下,我的心踏实而安稳。只祈愿上天眷顾,岁月善待,让这盏为我亮着的灯,亮得久一点,陪伴再久一点……

邻水,邻水(组章)

（四川）黎均平

邻水密码

我要从三山两槽深入，解构邻水的密码——

邻水之水天上来,当然也从山上来。美,是天与山的落差,也是山与人的落差。水,是这落差的勘探者,也是这美的投资者。

夹在山与山之间,槽是幸运的,也是难得的:水想留下来,槽就围拢起舒适的温床;水不想留了,槽便解开衣扣,让带有体温的乳汁徐徐溢出……

邻水之水,显得比槽还幸运,更像是天、山、槽和蓬勃的森林、丰饶的植被共同氤氲呵护的宠儿。

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三山“川”字般的悉心护佑,东槽、西槽两槽恣意并行的铺垫,御临河、大洪河两河亲昵相伴的穿梭,邻水已然成为灵气集聚迸发的“人间仙境”……

坐拥上千平方公里好山水,邻水足够幸运、幸福。

但这些,或许只是表象——

透过这些好山水,我发现:那些善待和驾驭山水的人,正与山水浑然一体,并被山水接续滋养。似有些亲切,也有些深刻。

邻水的密码,或隐,或现……

邻水天意谷

叫天意谷,一半是天意,一半是人意;一半是真意,一半是假意。

但谷,是真的,让你归来不想看谷

其实,它以前就叫龙须沟,后来叫华蓥山大峡谷,再后来,旅游如潮,它便成了天意与人意裹挟不清的 4A 级景区天意谷。

能赶上普通老百姓都有钱有闲的好时代,这决不是天意。

在这里,天意谷有理由笃定——

不白等,也不傻等。

未来,更值得天意加诗意般的期待!

邻水命脉

一半是山,另一半却不是水。

但水,是邻水的命脉。

以水立县,水为县名,水,注定成为邻水的图腾。

走过有水留不住水、有水缺水的苦难历史,现在的邻水,水性十足:关门石关住了一库大水,规划的向阳桥水库正在加紧建设的路上,其它大大小小的塘库堰池纷纷加盟合力,御临河、大洪河安详洁净地流淌在百万乡亲的心坎上……

与水一道嬗变的还有生态屏障:百里安防,千里绿廊,一天天落地生根。

在水大面积扩散渗透的邻水,只要你待上一段时间,一提起水,你就会禁不住伸出手,想要握住——自己水一样的命运。

温 暖

（广东）谢松良

嫌家里穷,丢下年幼的叶子,跟一个外乡男人跑了。谷雨心灰意冷,反正在家种地也挣不了什么钱,于是干脆外出打工。他不愿回家,除了养活一家人经济压力大外,还想攒点钱盖房子。

叶子跟我们说,她只在小时候见过父亲两次,长大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到现在,父亲在她心里只是一个代名词,因为她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了。父亲每月按时往奶奶的银行卡里汇钱,偶尔来封信,问她的学习成绩好不好,长高长大了没有?父亲说等挣够了钱,他就会回来,在家里建栋大房子,再也不出去打工了,陪她和爷爷奶奶开开心心地过日子。有时,父亲会在信里夹几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父亲的衣着时尚了许多,人长胖了些,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刘勇说,“叶子,你听叔叔说,你爸真的不容易,请理解他。你爸今年工作忙,回不了家,不过我可以让你马上见到他,而且还会送给你一份特殊的礼物。”

过了一会儿,刘勇从车里拿出一部漂亮的手机送给叶子,手把手地教她上网和使用微信。通过微信视频,叶子跟爷爷奶奶见到了谷雨。

叶子激动得哭起来,边哭边说,“爸爸,你太狠心了,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我和爷爷奶奶啊?”

“爸爸对不住你们……爸爸也想你们啊,可爸爸没能力,在东莞这边也找不到好工作做,多亏你刘叔叔帮忙,在他的厂里当保安,爸爸一切都安好,你们不用担心。”说着说着,谷雨用手不断地抹眼睛。

“儿啊,你有空还是回来一趟吧,回来看看叶子,好几回,我听到她在半夜里喊爸爸呢!娘知道你一个人在外挣钱养家不容易,你汇回来的钱,娘和你爹都帮你攒着呢!钱就多花点,钱少就少花点,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地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叶子的奶奶凑到手机前,对那头的儿子说。

谷雨说:“娘啊,儿记住您的话了,明年一定找机会回来。”

你乌云涌动的心空 不再飞过一只小鸟(组诗)

（四川）雷田伦

川西

在川西,雨一直下
托着水的太阳
在远处抖着翅膀
天空迷失在暴雨里
江洪猛涨
淹没了城市腰围
村庄再次沦为小島
推开挂着雨帘的窗
即看见汹涌的大海
这不是我们思念的海
不是我们向往的海
泛滥的洪水
像海啸
从九顶山从荦华山
从石亭江从鸭子河
席卷而来
故乡那些树
生命的桅杆
在这个夏日划动
那些穿军装的士兵
站成美丽的海岸线
一把把雨中温暖的伞
扬成了高高的风帆

十月

打开十月
用树叶的房卡
踩着枫叶
铺就的红地毯
在金秋赴风的盛宴
鸟的花朵
在天空盛开
天空长满青草

希望

走进黑夜
走进你深不可测的眼睛
在这风雨之夜
你睫毛上一定
挂着闪电和风暴
我知道
你乌云涌动的心空
已不再飞过一只小鸟
我还在向深处走去
只想在你原野
有一间木屋
有一盏灯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秋水伊人(组诗)

（广东）杨宇

雨打芭蕉

有一种音乐
比雨打芭蕉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雨点在伞面
噼哩叭啦胡打乱敲
似乐句催递,弦乐齐奏
脚下的路面,清澈的涟漪
一圈接一圈抒情地扩散
水花像密集而下的鸽子
随着旋律急促的音符
起舞跳跃

有一种享受
比华盖下的君王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轻爽惬意中,一些事情
洗涮得如此简单明了
其实,人生不需
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缭绕
不需雨打芭蕉叶带愁
心同新月向人羞
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已经足够

秋水伊人

秋水伊人,最忆是你
娇小俊俏的模样,你别出心裁
在灰蓝色的衣领和白脖子之间
压出衬衫领子的一抹桃红
是我们那个年代
让我怦然心动的一个女孩

秋水伊人,最忆是你
面容如出水芙蓉,你站在荷塘
看满池荷叶枯萎的水面有一朵
迎风轻摇含苞欲放的菡萏

你连同那朵荷花
成了我心中收藏的一幅画

秋水伊人,最忆是你
清脆柔甜的歌声,你礼堂演出
男女载歌载舞地二重唱逛新城
爸爸唉女儿唉的声声呼应
笑靥如花的回眸
至今柔情似水晃悠我眼前

秋水伊人,最忆是你
擦肩而过这些年,你依然是我
岁月的闲云潭影中的一朵睡莲
我芸芸众生寻他千度百度
你还在灯火阑珊处。
是我情牵意绕的梦中情人

那山那人那鹰

头顶的那只苍鹰
像一只蝴蝶装订在
巨大的蓝色衬垫
渺小,让人看了心不在焉
可是如果你上升到了
鹰飞的高度,你就知道
绵延的大地,辽阔的海洋
宽敞明丽的天空,全在
苍鹰伸展的双翼中,归它拥有

我在这山中行走
像一只苍鹰遨游在
鸟语花香的蓝天
孤单,让人看似一无所有
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痴迷这座山,你就知道
岁月的回响,人生的起伏
诗文的谋篇索句,全在
连绵起伏的葱绿中,盘桓缭绕

山的垭口

这条山脉叫拦浪山
在山上行走就会看到

一个垭口,外边是南海
万顷波涛积蓄澎湃的力量
随时想从垭口外涌进
把垭口内的山坳
扩张成又一个大海汪洋
垭口内的树木枝繁叶茂
既渴望冲出山里世界
到外边的大海扬帆驰骋
又同时用葱郁的身躯,筑起
抵御外部入侵的绿色城墙

我在山上伫立眺望
觉得垭口的景致,像是
梵高割耳后心烦意乱
涂抹出来的一幅印象油画
山海对峙是自杀未遂,心中
生死的对愁,也是他用色块
垒起对世人漠视的抵抗
海的喧嚣,山的鸟语花香
也让我读到新的喻世明言
明白人的一生总有垭口
顺其自然,和谐共处就好
不要因为不足,心想蛇吞象

两棵树

小区草坪的旁边
有两棵相邻生长的树
一棵树高大伟岸直耸云天
一棵树稍矮一些,但也
枝繁叶茂冠幅蜿蜒
一棵树花团簇拥灿若朝霞
一棵树红花朵朵似火炬点燃
小区人走到这两棵树下
总会针对各自的特点
说一些不同的赞赏的话
两棵树听了心里滋滋的甜
但也有相互攀比的劲
一棵树努力向上攀升
一棵树惬意往两边伸展
春夏交替的花
一年比一年绮丽、娇艳